

晚风·龙光塔

又到腌菜时

| 程复源 文 |

年常老规矩,每到农历大雪脚边,农民们就会船摇肩挑,把大捆大捆的雪里蕻塞得满街满巷,任你挑拣、还价。买得多了,厚道的农民还肯挑到你府上。今年真怪,雪里蕻露一二次面,就像明星小姐似的一闪而过,四处留心都不见。只有少数几家在晒着,心里不免发愁:难道今年就腌不成了么?当然不会,它有时也是一阵一阵上市的。

腌咸菜可是我家几十年习惯的“指令性任务”,一年不脱。小时候看着母亲腌。那时我家大多是腌一二分钱一斤的白梗菜(雪里蕻通常是家境稍好的人家腌的,价钱要大一倍)。母亲做家务不算能手,切得粗枝大叶不算,腌出来的菜不是咸就是淡,要不就是酸得牙齿软。且腌的时候“臭”规矩特多,最“臭”的就是腌菜时不能讲话,说一讲话瓮头里就要出水。多难过!后来到我腌了才知道,主要是菜还未干到位,等干到一定的程度,就是让位啰嗦的干部在旁作场报告它也不会出水。

腌菜是个力气活,到我长得像个大人了,当然由我光荣地承担。谢天谢地,到我腌菜时已基本吃穿不愁了,要腌当然腌雪里蕻!七八十斤自行车一推就到家,晒到差不多干了就洗,洗过吹一天就能切、腌。也算我腌菜的天分高,从不问一担菜要多少盐。几斤盐放在一边,大把地揉菜,小把地撒盐,腌出来的菜总是多一粒嫌咸少一粒嫌淡。初开瓮时茶香醉人自不待说,看着那一瓮头呈淡金黄色的咸菜,谁不嘴馋?用手撮一小撮尝尝,只两个字:鲜、嫩。于是阖家大喜。娘有点不服说,手艺是跟她学的,只是我的手“生”得鲜。

世上的事有说不完的巧合,谈恋爱时第一次到她家去心里总归有点忐忑,可“吉人自有天相”。那天她家正在腌咸菜,承蒙她抬举,说我腌菜手鲜(她已在我家尝过了),要我上,当然义不容辞。那时我的力气特别大,五六十斤菜一顿饭功夫就腌好了。“丈母娘”看得眯眯笑,说:“来事格,能干得。”

近几年腌菜不大时兴了,有人看我仍在干这种“破事”,大惑不解,你倒还在腌?不买现成的,你倒省得!我笑笑,心想,那劳什子也配叫腌菜?开水里一泡,撒点盐就成。吃了准上火。还有卖的腌菜能为你一根根地洗吗?我听一位苏州卖腌菜人说,就在田里挖一大坑,收下的菜连盐朝坑里倒。时间到了,捞出来卖了。你敢吃?再说腌咸菜此事,怎么是一个省字了得!它是一种传统手艺,是一种家庭文化。一家人团团结结地买,齐齐伙伙地晒、洗、腌。忙是有点忙,可一年才这么一个机会,笑谈过去苦,喜说今朝甜。老人说得流眼泪,小孩听了呆瞪瞪。腌菜是一根长长的文化纽带,串连着时代的兴衰,串连着家庭的历史,可不敢忘呀!

当然这腌菜更吸引人的还是它的实用价值。每每蔬菜到了春荒伏缺冰冻雪落时,你不慌不忙地从瓮头里挖出一捧雪里蕻,不管炖豆腐还是炒肉丝,甚至光放只红辣椒油爆一下吃到嘴里,“个中滋味”也只有心知肚知。就是送人也是上佳之物,那种吃惯了油腻,又手不动廿四的人,拎斤把道地的雪菜去比拎只蹄膀还讨人喜欢。

腌菜的好处你若不信的话,来年不妨你也腌上点试试。

悠游·十八湾

南山竹海

| 姚福平 文 |

深秋时节,慕名偕妻同游溧阳南山竹海。

是日晨,云雾缭绕,余与妻走向景区,经一段农家商铺,跨过十字路口。两旁各四五亩整齐竹林便豁然眼前,疏朗有度,竿青叶翠,让人神情一振,未入竹海就先观其势感其韵,足见该景区引人之匠心!

进入景区,精制石板小路或木板小道,随潺潺清溪缓延,过不多会,上五十余步台阶至镜湖大坝。此时,天色渐好,太阳钻出浓云雾霭,青峰叠翠,一望无际竹连天;湖水清澈,群峰倒映云入水。秀山与丽水交相辉映,好一派原生态竹海风光。

离开大坝,与众人乘上景区游览车,向山谷深处盘山徐上,沿途景致尽览。右边陡峭山坡,山梁山沟即便石缝中,遍是毛竹,葱茏茂密。山沟中竹梢相向搭连,裸裸如直立于深邃洞壑般美妙。左边镜湖,透过悬崖边竹梢或树枝,一泓清波,在暖阳朗照下,粼粼闪光,宁静清幽,恰是巨镜镶嵌于崇山间,旖旎秀色可餐。游览车只达山坡,再设地轨车或索道两条游路继续登攀。因东线景点丰富,余携妻坐地轨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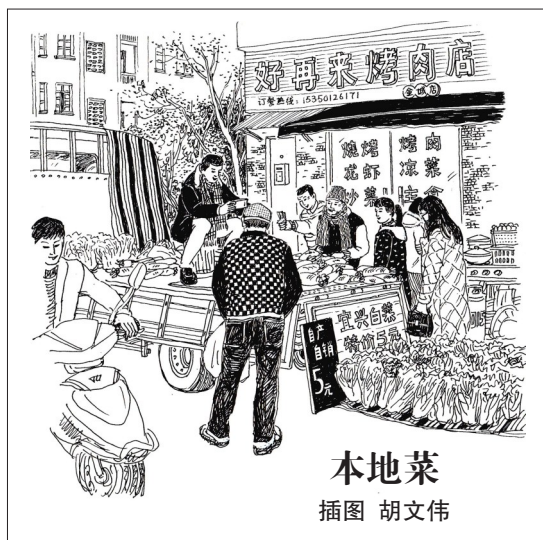
地轨车双向对开,设施精良,平稳舒适,中间交汇,在30余度斜坡上,只5分钟便攀上300余米之山顶。当游人还沉浸于风驰电掣之畅快中,导游已引众人穿过林间小道,来到宽敞处。抬眼望,一座重檐翘角牌楼矗立路中,上书繁体行书“鸡鸣村”,古朴厚重,过牌楼便入山顶古村落。此处江浙皖交界,鸡鸣三省,故名鸡鸣村。群峰拱围,绿树掩映,竹海环抱,地势绝佳,秋色中更显秀美。传明朝时一伙徽人为避战乱栖身于此,苦度时艰,逐步繁衍渐成规模。

该村现存有房十多幢,依坡错落有致,皆明、清民宅旧貌,徽派与江南风格融合。村中戏台、书院、酒坊、箭房俱全。尤其金宅保存最为完整,高墙封围,三开间三进二层砖木结构,内设前后天井。室内多木制品,陈设齐全,各式用具依旧,家训家道醒目于墙,中堂摆设气派。楼上会友、书房、起居,前后贯通,尤其女儿牙床之精致,为游人鲜见。山巅之上,竟有如此殷实人家,足见当年主人持家之精明与不易。鸡鸣村充盈古人生活气息,睹物思忖,感慨系之。亦折服景区如此重视古民宅遗存保护。

别了鸡鸣村,再去熊猫馆。随后,沿游道观赏竹文化、竹制品展览。竹文化收集林林总总,从古竹筒、竹雕刻到古今名人书“竹”等,专设三个展馆,品类丰富,布展精致,观赏研究兼具。竹制品有古代有现代,不下千种,琳琅满目。更让人惊奇,坚硬竹子竟可成为柔软纤维,开发出绒衣、内衣及毛巾等,手感好,品质高,几与高档羊绒织物乱真。赞赏之余欣然购了条围巾。

走马观花,已过中午。于是,又乘地轨车下山。出了地轨车站,选择徒步下山。一路在竹林里穿梭,在山水中徜徉,又在水景边、竹林旁、石刻雕塑前留影,尽兴野趣,游目骋怀,赏景怡情。亦得此山灵气,欲让“寿比南山”如愿以偿。

南山竹海之好,不仅在山水之美之幽,更在体现景区深意之古民居文化、竹文化展示,亦在景区人之真诚待人。立地真君子,宁折不附庸;与竹相比对,风骨难如它。此乃余对竹之赞美!



本地菜
插图 胡文伟

众生·人民路

老朱的护理院生活

| 张士明 文 |

一个阳光和煦的冬日,我乘车来到无锡市建筑路上的一家护理院,看望老朋友朱海冠。

来到老朱的房间,见阳光直射到床上,明亮、温暖。老朱把拐杖放在床头柜旁,正在房中踱步。两人见面,不胜亲热,彼此欣喜地握手。

与上半年初来时相比,现在的情况是让人乐观的——那时候他半夜脑梗,说话受阻,趁自己脑瓜子还清醒,吃力地用笔写字,让老伴急送离家最近的这家护理院,方得以转危为安。

老朱和子女不住在一起,老伴身体又不太好,以后如有不测,两位空巢老人怎么办?和女儿女婿一商量,决定就多花点钱,在这里长期住下来。

如今,虽然他紫铜色的国字脸上点点老人斑掩饰不掉81岁高龄的老态,但由于理了短发,却显得颇精神。

抬眼见他床的半中架起了长条桌,这本来是方便老人坐在床上吃饭用的,吃完就收掉。看来是老朱要求长期留下的,桌子上放着他正阅读着的不少书报刊。我好奇地查了一下,有报纸《作家文摘》《中国剪报》,杂志《雨花》《苏州杂志》等。还有《中国文学通史》《新华字典》和他自己的著作《路》。我心中思忖:这哪里像病房,简直是阅览室。看来,他老有所学,决不放弃对文学的爱好,也关注国事,用阅读来充实生活、融入社会。

老朱从小爱读书,从牙缝里省出钱来买书,他家里的藏书多达四五千册;“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老朱从小爱写作,如今是无锡市作家协会会员。他的散文《忆金门》曾在苏州市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征文大赛中获得最高奖。次年,58岁的他因此以望亭发电厂工会干部的身份获得赴北京参加鲁迅文学院进修的资格;2010

年、2011年,他的散文《春天,我怀念北京》《我是泰伯故里人》均荣获“全国散文作家论坛征文大赛”一等奖,在京西宾馆和钓鱼台国宾馆颁奖,这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如今,他床头挂着印有“全国散文作家论坛”字样的挎包,是他今生最美好的回忆。

一般来说,老年人眼力不济,阅读就困难。我疑惑地问:“报纸上的字这么小,你能看清?”他爽朗地答:“哎!也是上天眷顾,我的眼睛特别好,《作家文摘》的字最小,我也全部能看清!”

一会儿,护理院的女工进来搞卫生。老朱指着旁边的空床说:“前天刚刚走掉的,才60多岁,因为年轻时喝酒太多。想到我鲁迅文学院的老师雷抒雁,比我小3岁,因为嗜烟好酒,在6年前就去世了。”我不避嫌疑地问:“对你有刺激吗?”他坦然回答:“除了可惜、怀念,对死亡倒是没有什么恐惧。我真的想通了,无论是什么样的人,最后都是一蓬火。我到红十字会办了捐献手续,遗体可供医学研究,角膜还能够别人身上继续生存,发挥作用。”老朱“崇尚科学,奉献自我”,我曾为他写过报道。今天听着他平静地说出这几句话,还是被他大彻大悟的人生观所折服。

问起他家属和住院经济开支的情况,老朱轻描淡写地说:“老伴身体好的时候上午会过来。女儿女婿都忙,双休日都会带些食品来看我,我怕影响他们工作,不希望他们经常来。住院的一切费用都是女儿在管,我什么都不知道。”

这就是护理院里的朱海冠,该清楚的清楚,该糊涂的糊涂。

我衷心祝愿老朱健康、长寿!离别时,老朱执意送我到房门口,指点电梯间,我俩愉快地握手。